



泊生散記

五山飛

山東省立劇院藏書

七幕劇

王泊生著

山東省立劇院叢書甲種

I

飛 岳

王泊生著

山東省立劇院出版

山東省立劇院叢書甲種

飛 岳

• 實價二角五分 •

著 者 王 泊 生

出版者 山東省立劇院

濟南城內貢院牆根

電話第一二四一號

印刷者 德聚成印刷公司

濟南館驛街中間路北

電話六六四號

代售處 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廿四年七月一日初版

(一——二千冊)

岳飛

何思源題



劇

前

Aristotle 論悲劇的理論說：悲劇的主人性格是不要完美，多少要帶點弱點，結果必得到應得的報應……。我們知道社會上善與惡的衝突是永遠沒有休止的。而善的行爲畢竟沒有那樣粘液性的，沒有那樣曲折與幻變的。所以愈是純潔的行爲，愈是碎得齷，斷得齊，所以人類的社會永遠是這樣不堪設想的。縱然血流成河也洗滌不清這種塵垢，千方百計也難攻破這種菌毒。如果你以道德的信條爲人類生活的目的，性靈的結晶，社會的砥柱，來與社會相抗，那麼，你用力愈猛，這種波浪愈迫得高，所造成的悲劇愈嚴重。用是岳飛終不得脫天牢之災。所以人類的悲劇永遠沒有休止的一天，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生存競爭更是激烈的今天。然而我們不要悲觀。到現在只希望吼的猛，叫的壯，唬得烈，努力前進。這一座涅槃畢竟是要在我們的血汗犧牲之下，建造起來的。

x

x

x

x

x

關於岳飛的劇著很多。元孔文卿有『東窗事犯記』，明六十種曲有『精忠記』。高腔有『請皇靈』，富春堂刊本亦有『精忠記』，皮黃有『風波亭』等等。他們大多以孔文卿的

『東窗事犯記』爲藍本。『東窗事犯記』的著者因與岳飛年代相隔甚近，所以除了地藏王是意識的假設，其餘都與事實無甚出入。明清著者則又引伸了自己的情感，更加重了烘托，其故事遂逐漸神化，與事實出入較多了。

自然，按寫戲的原則，不必追問事實。但，我以爲這一段悲劇的描寫，如果需要嚴重的話，對於史實的演變不能不加以探討。

關於岳飛的事跡寫述的書很多。吳省蘭『藝海珠塵』，收有『岳忠武王集』，岳珂（岳飛之孫）掇拾輯成家集，梁玉繩亦有輯本，錢汝雯編有『宋岳鄂王年譜』六卷，更編有文集四卷。我們看過去的事跡，史實，很可以意識到：直接陷害岳飛的是秦檜，間接的水火不能相容的還是當時的社會。岳飛在那一種環境裏造成悲劇的結局是當然的。現在先把事實擇要錄下：（上列各種都是大同小異只是繁簡的不同。）『岳忠武王集』本傳裏，寫秦檜用十二金牌召回岳飛後，「金人又分道渡淮：帝趣飛應援，凡十七札。飛策：金人舉國南來，巢穴必虛。若長驅京洛以擣之，彼必命奔，可坐而敵。時飛方苦寒嗽，力疾而行

，又恐帝急於退敵，乃奏臣如擣虛，勢必得利。若以爲敵方在近，未暇遠圖，欲乞親至蘄黃，以議攻却。帝得奏大喜，賜札曰：「卿苦寒疾，乃爲朕行，國而忘身，誰如卿者？」師至廬州，金兵望風而遁。飛還兵於舒以俟命。帝又賜札，以飛小心恭謹，不專進退爲得體。兀朮破濠州，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，楊沂中遇伏而敗，帝命飛救之。金人聞飛至又遁。時和議既決，檜患飛異已，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，韓世忠張俊已至，飛獨後。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，俟之六七日。既至，授樞密副使位，參知政事上，飛固請還兵柄。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，總韓世忠軍還駐鎮江。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，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，世忠俊不能平，飛屈已下之。幕中輕銳教飛勿苦降意。金人攻淮西，俊分地也。俊始不敢行，師卒無功。飛聞命即行，遂解廬州圍。帝授飛兩鎮節，俊益恥。楊么平，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，兵械畢備。世忠大悅，俊反忌之。淮西之役，俊以前途糧乏誅飛，飛不爲止。帝賜札褒諭，有曰：「轉餉艱阻，卿不復顧。」俊疑飛漏言，還朝反倡言飛逗遛不進，以乏餉爲辭。至視世忠軍，俊知世忠忤檜，欲與飛分其背嵬軍。飛義不肯，俊大不悅。

。及同行楚州城，俊欲修城爲備，飛曰：「當戮力以圖恢復，豈可爲退保計？」俊變色。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：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致生事。紉上之朝，檜捕著下大理寺，將以扇搖誣世忠，飛馳書告以檜意。世忠見帝自明，俊于是大憾飛。遂倡言飛譏棄山陽，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。檜大怒。初檜逐趙鼎，飛每對客歎息。又以恢復爲己任，不肯附和議。讀檜奏李德無常師，主善爲師之語，惡其欺罔，恚曰：「君臣大倫，根於天性；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？」兀朮遣檜書曰：「汝朝夕以和請，而岳飛方爲河北圖，必殺飛始可和。」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，已必及禍，故謀殺之。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，風高効飛。又風中承何鑄，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。大率謂：今春金人攻淮西，飛略至舒，斲而不進，比與俊按兵淮上，又欲棄山陽而不守。飛累章請罷樞柄，尋還兩鎮節，充萬壽觀使。奉朝請。檜志未伸也。又諭張俊令劫王貴，誘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。檜遣使捕飛父子，證張憲事。使者至，飛笑曰：「皇天后土，可表此心。」初命何鑄鞠之，飛裂裳以背示鑄，有「盡忠報國」四大字，深入膚理。旣而閱實無左驗，鑄明其無辜，改命万俟卨

。誣飛與憲書，令虛申探報，以動朝廷。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，言其書已焚。飛坐繫兩月，無可證者。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，高喜白檜簿錄飛家，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。又逼孫革等證飛受詔逗遛。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，傳會其獄。歲暮獄不成，檜手書小紙付獄，卽報飛死。」

所以岳飛之遭遇不止一秦檜。岳珂『在籲大辨誣錄』序文上說：

『先臣之禍，造端乎張俊，而秦檜實成之。俊之怨先臣不一也，而大者有三焉：淮西俊之分地，趙鼎命之，怯敵不行，迨先臣一戰而捷，俊則恥之，一也。視韓世忠軍，俊迎檜意，欲分其背嵬（馬隊名），先臣執意不可。比行楚王臣，俊欲興版築，先臣又曰：「吾曹當戮力圖尅復，豈可爲退保計耶？」俊則怒之，二也。強敵大盜，俊等不能制，而先臣笑談取之。主上眷寵加厚，逾於諸將，先臣於俊爲後輩，不十數年，爵位相埒，俊則嫉之，三也。檜之怨先臣，亦不一也；而大者亦有三焉：全家南還，已莫拚於撻辣，縫歸之跡，草檄辱復國，汗視於室，慙寄聲之間，以至二策之合，不得輒易大臣之盟。檜之私金如

此，則主和之際豈容有異議；然先臣一則曰「恢復」，二則曰「恢復」，犯其所深諱，一也。昔先兄臣甫守鄆，會稽文惠王史浩謂之曰：「方代邸侍燕間，嘗一及時事，檜怒之，輒捐一月之俸；趙鼎不資善之議忤檜，卒以貶死，」其謀危國本之意非一日矣；然先臣誓衆出師，乃首建進儲之議，犯其所不欲，二也。韓世忠諸刼使者，敗和議，得罪於檜，檜命先臣使山陽以招撫世忠軍事，且戒令備反側，托以上意。先臣曰：「主上幸以世忠陞宥府楚之軍，則朝廷軍也，君相命飛以自衛，果何爲哉？若使飛招撫同列之私，尤非所望於公相者。」及興耿著獄將究分軍之說，連及世忠，先臣歎曰：「飛與世忠同王事，而使之不幸被罷，吾爲負世忠。」乃馳書告以檜意，世忠惡亟奏求見，上驚諭之曰：「安有是。」既而以詰檜，且促俱著獄，著得減死。犯其所深惡，三也。」

我們可以知道：岳飛在當時奮鬥是何等困難，他全力去抗金猶恐不足，而內在又隨處都是他的致命傷。所以歷代關於岳飛的故事，雖逐漸神話而其爲滿紙憤懣不平與婉惜之鋪叙則一也。孔文卿『東窗事犯記』的寫法立意更爲深遠。他以岳飛的結局悲劇作起點，以寫

岳飛無上的悲哀的情趣；寫秦檜良心的慳責，然而秦檜縱然由良心的慳責而瘋狂，而這一種辦法終於是得不到觀衆的同情，戲也無法結局。所以他假設了地藏王而成爲一種諷刺的悲劇，除此之外與事實多不相抵觸。明人的『精忠記』，事實上是把『東窗事犯記』伸長鋪敘而成，所以他也同樣的有地藏王掃秦的幾折。然而他與事實相反的地方就是岳雲張憲之死，是岳飛自動叫回來的：「……我待一筆招認，便死有何妨？（低唱介）爭奈我孩將兵馬掌，若知此事怎生當？悲傷怨取到京師一處身亡。……」因自動寄書與岳雲張憲招回同死了。意度當時作者的用意，是有意與事實相反的。因爲事實上有誣飛與憲書，令虛申探報，以動朝廷，雲與憲書，令措置使飛還軍，所以作者反把事實翻過來，就是說不但不是圖復兵柄，并且武穆竟是這樣的自己刻苦犧牲自己毀滅了自己。『說岳全傳』所鋪敘的故事大多與『精忠記』雷同，取意或亦不外乎此。至『說岳全傳』的產生與『精忠記』的先後則尙待考證。而皮黃的『風波亭』劇本則完全脫自『說岳全傳』甚至連字句都變化得很少。

本來已竟有了『東窗事犯記』一類的偉著，岳飛沒有另編的必要。然而個人覺得那又太

幻想，太神話理智了。而後者呢，不但太冗長，甚或陷於迷信，雖然富春堂刻本『精忠記』比較緊湊，但結構上仍是大同小異，不能十分滿意。另一方面覺得中國戲劇在舞台藝術上到現在應有多方面的試驗，如歷史歌劇，現代歌劇，歷史對話劇，現代對話劇，舊劇復古的試驗，話劇舊式的演出，舊劇的新式演出；舊劇展放的試驗，種種都是應當嘗試的。

在這裏還要說明的，這一本戲只不過是舊劇展放或力謀衝破固有格調的一種試驗。同時要聲明的在歌詞方面也採用了上列各種藍本同岳飛的幾段成歌。希望戲劇同志相互的給一個參考與指示，因為許多問題是需要大家各盡所能的去研究商討實驗解決。不然我們是永遠逃不出悲劇的圈子。而戲充其量也不過是喊喊而已。

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於濟垣。

岳

飛

劇中人(依出場先後爲序)

衆農民

中軍

衙役(八人)

衆軍士

岳飛

陪審官

廖旨官(三人)

施全

陪審吏

隨從(六人)

將官(十餘人)

獄卒甲

欽兵(十二人)

馮忠

獄卒乙

岳雲

馮孝

獄卒丙

張憲

校尉(二十人)

万俟卨

牛皋

役甲

羅汝楫

張保

役乙

侍者

王橫

周三畏

童子(三人)

幕

前

衆農民

(第一層幕啟)

(內作歌) 愁困悠悠，

淚頻流。

只爲妻兒父子難聚首，

飢寒行宿無從謀。

恨金甌肝腦縈，

可憐家國成墟丘！

賴上蒼保佑，上蒼保佑，

降下了幹國忠良，

爲吾儕伸正義，洗神州，

驅除金寇，

使吾骨肉得相謀。